

遠

國

秘

要

保山張元養著

一部書，是發了一個調和黨見的大願寫成的。是徇保山黨政參聯席會的請求出版的。他是不得已而言。也是不得已而出版。孟子說「余豈好辯哉，余不得已也。」蘇明允說，「不求有功，不得已而功成，天下以爲賢。不求有言，不得已而言出，天下以爲口實」。所謂口實。是言中有物，人人傳誦的意思。這種不得已之言，確實可貴。所以我很高興地在卷頭寫這幾句話，來表示我對張先生的敬意。

序 一

民國三十三年，余督師遠征，與負隅之敵鏖戰於滇緬邊境。軍旅之暇，幕僚張君元養出其所著「建國秘要」。就中論爲將之道，援陰陽循環之理，相爲折衷。而其採摭之博，立義之允，又常出入於儒釋耶道之間，余維天地萬物，品類不齊，盈虛消長，因材而異。要在持以鈞衡，使盡其用而已。莊周有言，萬物皆種也，以不同形相禪，始卒若環，莫得其倫，是謂天均。天均，猶天鈞也。宇宙萬象之演變，盡於是矣。元養固好學之士，雖在軍中未嘗廢學。余嘉其意。爰書數語以歸之，衛立煥譚於保山軍次。

序 二

余以書生督察邊區行政。老友張君蒙九，亦於役遠征軍。每過從，輒相與抵掌而論天下事。其高談雄辯，四座皆驚，近又出示其所著「建國秘要」一書，疾誦之，爲文凡九篇，而以鞅韃大道爲其立論基礎。其引徵至博，其持論至平，而尤服其發願之宏也。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。而陰陽繼成之理，常行於萬物之間。顧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仁者智者又蔽於其所見。張君今於鞅

三易，即不易
三易，簡易也。
變易爲鞅韃架。
不易爲鞅韃架。
上人不變易爲鞅韃架。
陰陽。此人以

不變應萬變，
一陽之道，故陰
簡易也。

親見天地之心
即此格物，已
知本之所在。
此心即明德也。
身爲天下國家以
明德爲本。

繩之一往一復，而悟澈一陰一陽之道。更以鞣繩架上人，而悟澈變理陰陽之方。由是而爲立身行事之法則。由是而調和黨見之紛爭。由是而求世界之和平。西哲有以蘋果墮地，而悟地心引力者矣。有以壺水沸騰，而悟蒸汽動力者矣。今張君以鞣繩架之遊戲，而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一貫大道。非有大智慧其孰能語於此哉。雖然張君之爲書也，亦非有若何玄妙也。惟對於格物致知之功，得其綏要而已。朱子之格物也，格理也。王子之格物也，格心也。其他格物之學說，古來無慮六十餘家。聚訟盈庭，莫衷一是。今張君獨具慧眼，直承三易，以格天地萬物。故能闢闢乾坤之門。窺見天地之心。而權衡中道，以主宰萬物矣。惟把握不易，知幾其神。苟能允執厥中，則人性善惡之疑不足釋。而於修也齊也治也平也，亦如操左券矣。於是而所謂鞣繩云云者，取譬而已矣。筌蹄而已矣。張君於其書末段以俳語曰，努力今生須了却，莫似文人多無行。嗚呼噫嘻，我知之矣。其所努力也，非欲藉以獵取功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明友也。張君修金剛法甚虔。今徇黨政參之請，以其祕要公布於天下。蓋欲有濟於國家於天下也。要亦普度衆生之宏誓大願也歟。夫普度衆生，亦余之願也。故樂而爲之序。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元旦大關李國清識於太保山麓。

初版自序

民國二十七年，試以陰陽相繼之理，發揮爲將之道。友人索去，以專論登之報端。敬待各方之批評，藉以測驗所見，是否正確。不期博得多數同情，予以鼓勵不少。某報記者面囑再寫數篇。然此雖淺語，絕不能雜湊成文。可以說余一生思想之結晶，亦即是自修實錄。越六年，

參考最近美著
 丁紐斯和斯
 美蘇能資本
 文。依生本
 義。經濟生活
 式。及社會活
 義。經濟生活
 式。及社會活
 方。之。不。同。
 方。之。不。同。
 有。人。數。對
 一。基。於。他。們
 利。平。等。所。作
 議。一。等。所。作
 特。殊。的。一。等
 英。美。的。一。等
 維。護。大。團。體
 權。利。是。在。蘇
 聯。集。團。的。一
 護。少。數。人。的
 利。少。數。人。的

逐漸體會，更有所得。比以秋雨連綿，家中枯坐，倍覺苦悶。不憤不啓。不悻不發。揮毫直書，竟成九篇。自始至終，意義一貫。特顯自性功德。復其本然之善。所期爲今後救亡圖存之一助云耳。民國三十三年中秋日，張元養自序於保山板橋慈帷之側。

再版自序

自「建國祕要」在保山出版，瞬將三載。時局演變，適如本書之所推斷。現全世界以至中國，皆以不同之兩種政治思想，無法調和，裂痕日著，擾亂不已。本書所論，恰是對症之藥。太極兩儀，在用的方面，雖有不同的兩種表現。其實原爲一體。世人鮮知，所以稱之爲祕要。孝慈先生曾如是詰問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，絕不相同，何以書中謂以社會爲主，以資本爲輔？不知天地間萬事萬物均有相反的兩面，如鞞韃之往復兩端，離此則無彼，離彼亦無此。社會主義，是公的，是統制的，資本主義，是私的，是自由的。公是私的集體。私是公的分子。易云，利者，義之和也。是交相成而不可分。義卽利也。以私害公固非是。公爾忘私亦不久。孝慈先生又謂：然則善惡，亦無分耶？答曰：在本書見解，鞞韃一往一來，自然無惡。惡者，是在本具兩面理中，偏執一面，斯惡矣。本書的主張，是要在公的統制下給予私的以相當的自由，而不是公的絕對統制，更不是私的極端自由進而爲私的統制也。是以吾人之宇宙觀，是一個「易」字。人生觀是一個「變」字。今者公私俱窮。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公私交利，卽是正義。救亡之道在斯。建國之道亦在斯。本書九篇，皆鞞韃大道也。而首論性善者，因世人每多偏執，作惡久矣。人之互視，悉是惡者。嫉恨心，殺害心，生焉。亂基斯伏。若如性善

也。

建 國 祕 要

六

性也」陰與陽，原是極端矛盾的，不惟可能並存，而且還相繼相成，以演化成宇宙間的森羅萬象，再具體一點說，如像物理學上的陰電和陽電，彼此相摩相盪，發出熱力和光明來，這是我們通常見着的，據力學的公式看來，有了能動(Action)，就有反動(Reaction)，並且，必須要

有反動，而後能動的效力，才能發揮，這是科學告訴我們的。不僅自然界如此，人事界也完全是一個樣，我們研究歷史，知道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，形呈了我國文化的黃金時代，西洋的歷史也是一樣，唯心唯物，爭論不已，重農重商，主張各異，分權集權，糾紛更多，在這些對立和矛盾之中，如能善於運用，倒反促成社會的發達進步，我們可以說：「在矛盾中求進步」，這是歷史進化的公例。然而，要怎樣運用，才能達成這個使命呢？這是最高深的學問，虞廷十六字心傳，不過是在人心與道心的矛盾間，用允執厥中的方法，來執兩用中罷了，這原是古來聖帝明王祕傳的心法，却被張元養先生以深入淺出的手段，用「鞅韃大道」來揭破其祕密，要想藉以調和黨派的糾紛而謀國家的建設，故題名「建國祕要」，他的誓願很宏而用心亦至苦，所以三十三年他在保山把初稿給我看的時候，我就力勸他公之於世，並曾替他寫了一篇卷頭語，果然出版以後，引起社會上很大的反響，不久，他又出了第二版，今年行憲在即，張先生參加國大競選，想把他的這部建國祕要，拿到國民大會去實地選用，把這部書再出第三版，廣為分送，以期此種真知灼見，能於見諸實行，並要我再寫一篇敘文，我很希望這部建國祕要，能够大白於天下，能從矛盾中得到進步，建國前途，必大放光明，故不避譴陋，略贅數言。

民國三十六年民族復興節前一日

鄧孝慈識於國立昆明師範

學院之北大園

目次

鞞韃大道

中山先生遺教髓

十六字心傳

訓育參攷

為將之道

大學論註

五美四惡

末後付囑

論知行

建國秘要

建國秘要

附論和戰與統一

八

以人合天，老莊以人對合生天，如植物人助，人，如以苗人助，長，易經以四人，合天，如播植，時節令，無窮，五穀受用，天，行健，以自強，君子以自強，也，息，以自強，也，勢，以自強，也，君子以自強，也，物，以自強，也，也。

論迴之門，造，不明受苦，了，惡枉受苦，了，達輪迴，為善，自得樂。

自動為仁，陰中陽動，雷，雨作而百果，木皆甲拆，生，機動之故，為仁也。

鞦韆大道

旋乾轉坤，只在一心，吾於鞦韆戲中澈悟此理矣。鞦韆大道，即是千秋建國祕密之要道。夫鞦韆。小兒戲也。何以具此祕要？實則祕要不在鞦韆，而在鞦韆架上人。凡鞦韆之性，一前一後，往復擺動，極其自然，所謂天也。不能使用者，須由他力拋送，幾度往復，如不再繼以他力，將至漸動漸緩，終於停擺（無情之屬）則不足觀已。倘其人嫻習此道（聖哲之徒）即能以人合天（發動由人謂之人，——兩端高遠速，自然相等，不能強之不等謂之天，順勢而蹴之前。或拉之後，以增其高遠速，謂之以人合天）順其自然，前之後之，惟心所欲。觀此不期豁然，將吾國數千年來世人認爲懸而未決之難題，所謂「性善」「性惡」「善惡混」等，了然明白。由此而發揚光大之，則建國有其道矣。

自然界一切現象，無論心理或物理，自動或被動，常發生相反的兩種力，亦即相反的兩種表現。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蓋一體二用也（體上明心，用上見性）今吾人欲論定性之善惡。試由鞦韆之擺動，解自然之相（輪迴之門）由初之後，迫使向前。前至極處，則自反。由次之前，迫使向後。後至極處則復前。前爲陽。如富。後爲陰，如貧。前者轉後，富必轉貧。後者復前，貧可變富。乃至晝夜之明暗迭更，四時之寒暑遷流，歷史之治亂演變，禍分福所倚，福分禍所伏。再觀自然之性。（說苦之道）自反，則自覺。富者鑒於驕敗，自能警惕。福中防禍。復前，則自動。貧者不甘詔辱，自能奮發，禍中培福。自覺爲智。智制事之宜爲義，自動爲仁。仁形諸節文爲體。（此處有二說，一、仁智易得，義禮難明，二、但得本，不愁末，仁智本

性善論既決定
 則人知自尊
 亦能互尊
 見一切惡人
 大悲之心不期
 油然而生。建
 國方有下手處
 財成天之道，
 輔相大地之宜
 以左右民
 此人是何等的
 氣象。
 惡是人為悖乎
 自然
 中庸。故天之
 生物必因其材
 而篤焉，故栽
 者培之，傾者
 覆之，易者順
 天之助者順
 也。善者順乎
 自然，得天之
 助，故栽者培
 之，惡則悖乎
 自然，失天之
 助，故傾者覆
 之。

也，美禮末也。視孺子入井，而憫隱自生。自性本善，殆決定之義也。

穀糴架上人，本具聰明睿智。體穀糴之前後往復，法易象之天地交泰，后以財成天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。以左右民。預知進必有退，則退抑以成就其進。不住富相，富而不驕，（此中有儉，可以保富。）更能富而好禮。（此中有仁，可以種富。）預知後亦可前，則奮勉不終於落後。不住貧相，貧而不餒，更能貧而樂道，富可長富。貧不終貧。建候得民，正好以貫下賤（屯卦）。君子有終，應須卑以自牧（謙卦）繫傳云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（輔相天地之宜）成之者性也。（財成天地之道），自性自成。陽極，吾即繼之以陰。陰繼陽者，如履薄冰，如臨深淵。高而危者謙而卑。陰極。吾即繼之以陽。陽繼陰者，人一己十，人十己千，愚而柔者明而強。知其當進，自動的進。知其當退，自動的退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也。知終終之，可與存義也。推之日常生活，衣，夏葛冬裘陰陽調。食，先輩後素陰陽調。住，明暗合度陰陽調。行，動息適宜陰陽調。總要因任其自然，體會其自然。一小兒鞦韆架上已發其機，而號稱大人臨民上者，不能窮其理盡其性乎。務使精神物質同歸於善，則建國之能事畢矣。

若夫通常人世現象，每有偏執於陽。一，正當退時而急於進，必遭挫折翻生嫉忌。二，進已至極而仍亢進，必致顛覆，空勞貪蹟。或偏執於陰。一，正當進時而急於退，常失事機，更益煩惱。二，退已至極而仍灰退，自召失敗，徒多怨尤。他如富者驕，貪而諂，飽暖思淫慾，飢寒起盜心。依此認為性惡。夫正退而急於進，應退尙欲強進，正進而急於退，應進翻事苟安。惡是人為悖乎自然，絕非性之本惡也。原夫作惡之人，最初動機亦非不善，無非欲補救前失。只因未明全體大用，矯枉過正，致因藥成病。如秦鑿周之失。以周朝尙仁，分封諸候，供衛王室，末期則外重內輕，天下擾攘，周以地方分權而亡，殆陽極疲散而仁之弊也。乃廢封建，

之，其左傾右傾，遠爾優劣，擇適者存。誠然，革命此理，執中者順乎天，而應乎人，自於不敗之地，立如車就，地順道而進，轉動在手，右成宜，否則左，我方革之，又革我之命矣。

杯酒釋兵權，因秦始非宋之祖，宗相傳懷之，武臣之所致。惡人作惡而不善，因在也，善因潛消，已終致于。

置郡縣，崇尙暴力，所以救周仁之失。及至揭竿而起，土崩瓦解，秦則以中央集權而亡，此又陰極狼戾而義之弊也。又如趙宋，因握兵符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。鑒前之失。杯酒釋兵權，救之以文。結果外敵壓境，無法禦侮，宋則以文弱亡國。故秦之罪惡在強暴肆虐，宋之罪惡在文弱不振。皆偏執一面而致傾覆也。

又人既衆多，品類不齊，或善或惡，有移不移。依此認善惡混。輾轉擺動，無往不復，上智時時自反，爲善不移固矣。下愚不過偏執較深，自反較遲，每至噬臍，悔已不及。既能有悔，非終不移。常見鄙吝之人，一旦慷慨則死矣。橫暴之人，一旦和善則死矣。是其轉移在將死之時。一移隨死，亦可哀矣。性之善惡已明。尙何有於混耶。

此外亦有主張人性非善非惡者。其言曰，生之謂性，喻如嬰兒。實則善爲生元，惡是死地。嬰兒所以能自然生長者，正以其性善也。若惡則無生。非善非惡則根本無物。是故嬰兒飢則食，卽知至之之幾也。飽則息，卽知終之之義也。甜則甘之，自適其性也。苦則拒之，回頭是岸也。惡人不好好德，皆見甜不甘者也。自甘墮落，皆見苦不拒者也。就染吹賭嫖飲者，縱情違法，損精耗神，失金錢，喪名譽，以苦爲樂，不知自反，何嬰兒之不如耶。又嬰兒以善語溫存之則喜。以惡聲斥罵之則哭。其善善惡惡之情可見。若果係非善非惡，則將如木石之無知也。故彼只知生之謂性，而不知生之爲善也。至佛說，有善有惡是小比丘。無善無惡是大比丘。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。仍是破有施藥。不可執空成病。要須識取般若空空，圓融空有。空有不二，方是了當。所以不住相布施，福德愈不可思議。不是教人不修善法也。空，陰也。有，陽也。不二，太極也。乾元用九，羣龍無首，無首卽無我清淨，有與空融。坤元用六，利於永貞，永貞卽常住慈悲，空與有融。乾坤合德而造化功成。一輩儒者，不用佛法，妄欲東施效

相離相。非空者。內於空離空也。利用出入。性本有仁義禮智。而不知也。陰轉智義。旋乾轉坤。大用在此。由上認識。如來。人即不可在休。然亦不可在執。字上執着。以則乾坤毀無。見易也。執其兩端用其。中於民。不偏執於陰。不偏執於陽。謂之執其兩端。當知執即無。執，當知執即無。中者，以度羣生。中之謂也。之謂也。

事於建軍。更不願返至東南稠密之地，與人爭權利，起磨擦。不退如而為一邊地志願鄉長，率數百人，向大自然競爭之為愈。余諦審之。所不同者，彼善隨運轉。執轡架上人則欲轉運。又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。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。此則不厭社會，而欲教化社會。又此後青年以術進。此則以道倡，相反相成。正致用之良好時會也，亦必率循此道，人類由此合作，集羣力以開發大自然，而後足以盡其利也。

按性善論，原是執轡無往不復之本，然現象，陰極陽生，陽生謂之仁。外出內返，向返謂之智。以仁為主，仁與智交則生禮。以智為主，智與仁交則生義。孟子見其大體。此則闡其真理。性惡論，荀子只見到外出，而不和外出者必內返。故認耳目之於聲色，心之於利為惡也。將內返所得義理，專屬之聖哲，蓋昧於易理，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惟孔子為能通陰陽之變。妙契中庸。老子雖知陰陽，其旨在救時之敝，故其學說重陰，重內返，重雌伏，重守樸，而歸宿於陰極一陽之初生，即恍惚窈冥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也。釋迦則非陰非陽，圓融中道。一以破凡夫之外出而不知內返。一以破小乘之內返執偏空，而不知外出起大用。他如耶回之信獨一主，所以崇乾天之性也。愛人如己，所以攝坤衆之相也。聖聖同見。道不遠人。達乎此，大同邦治，何難獲致。

中山先生遺教髓

黨員守則，「和平爲處世之本。」真知灼見，立言可謂極善。又中山先生末後所示，「和平奮鬥，救中國。」尤覺盡善盡美。眞全部遺教之精髓也。和平乃陰之柔順，奮鬥卽陽之剛健。二者相反。相反適以相成。以中道救中國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。中國人多數不明中道之義，寶藏於地，失却光輝。今發掘之而揚之高幢之上，使其光照十方，利濟無窮。所謂中道，卽是鞦韆架上人。或進而奮鬥，或退而和平。勢須奮鬥時，此人隨之而前進。奮鬥卽是中道。理應和平時，此人隨之而後退，和平卽是中道。釋義中者，中也。視其時宜，中其肯綮。以成其所事。闡揚遺教，要權衡適當。救中國之道，必以和平爲主，奮鬥爲輔。友人以抗戰紀念冊，求題字。逕書「爲和平而奮鬥，以奮鬥保障和平，」二句以贈。此爲軍人說法，奠定最後勝利之基礎。人性無不愛好和平，懼畏戰禍。抗戰之始，昭告世人，吾中華民族自古對外用兵，大都弔民伐罪，持危扶傾，從無侵略野心。或抗敵禦侮，聊固吾圉，不以殺傷爲武。從事戰爭者，完全爲覓取和平。國際無黃禍之足畏。國人有黃族之可愛。外以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。內以喚起四萬萬民衆之同情。得道多助。勝利可必矣。

若政治家，宗教家，有更進而爲純和平之奮鬥者。如甘地之不合作主義，威脅利誘，終不爲屈，以求印度之獨立。如耶蘇之博愛救世，十字架上含笑而死。釋迦牟尼佛，慈悲度衆生，終不爲歌利王割切身體而生瞋恨。中庸所謂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。故君子和不而流，強哉矯。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。國有道不變塞焉，張哉矯。國無道至死不變，強哉矯。國

變。理。陰。陽。勿。忽。勿。忽。兩。儀。哲。學。推。闡。出。在。此。還。可。運。用。到。外。交。上。左。孰。兩。宜。中。惟。決。右。主。輔。不。示。定。主。此。正。所。謂。人。主。前。中。國。也。自。目。的。外。交。應。以。親。美。為。主。以。親。蘇。為。輔。利。用。美。國。協。助。我。之。建。設。功。制。美。之。驕。縱。凌。人。美。之。驕。縱。凌。主。張。意。見。公。開。

有道即主義已能實行，取得政權。此時切要保持最初革命尚未成功時之奮鬥精神，即富貴不能淫之義。否則他人又將起而革吾之命也。國無道是尙未取得政權。主義未行，正艱苦奮鬥之時也。革命黨人須知，政策可以和平，主義不能流。在主義上擇乎中道，確能有以自立，不可因倚他人，致有偏失。堅持此志至死不能變也。果能如是和平奮鬥（對內之秘訣），精誠至極。可以使強敵懾伏，兇頑感化（性善之理，首用在此）由抗戰進而建國。移風易俗，日趨醇美，將不止救亡而已矣。

抗戰勝利，為期不遠。此事結束後，最值得國人注意者，即是建設問題。關於物質建設，需要甄拔人才，培養人才，借用人才，尙非難事。惟政治建設最大難關，在調和各黨各派之鬥爭。熟思審慮，救國仍不外和平奮鬥之精神。寓奮鬥於和平，為和平之奮鬥。即堅持和平到底，不屈不撓之謂。安定大局，最要在燮理陰陽，兼顧雙方。平（平等）則和也。和則平（太平）也。諸賢達認識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繫，既已為抗戰而和。當亦可為建國而和。和則內爭息，合力以赴，何求不得。猶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，而鬪爭不已者，則不明之甚也。易云，天之所助者順也。人之所助者信也。悖信忘順，喪失同情，將自傾覆，亦何益矣。然則何以謂之平耶？平則一視同仁，推誠相見，虛懷商榷，尋求真理。一種主張，如實為國家，於國家有利，無論發表自何黨，建議自何人，均應採行。黨在國家統一之後，不應擁有武力。一以消滅內爭之工具。一以流通主義於久遠也，即彼此自動的歸還國家。武力屬於國家。應由憲法規定。或者謂黨在事實上推行主義，不可不輔以武力。此在革命初期則然。彼一時此一時也。蓋其真理之主義，本有獨立久遠之性。若依附武力，武力受挫則影響主義之流通也。又黨只應依據其主義，決定適合時代之政策。爭取民衆之同情，獲得合法之政權。軍事本政治之續。既有政權，則武

賢才用人公開

公公平存心

如真公平，於

本黨本派利益

甚大，無庸顧

慮或失本黨本

派之擁護，會

心者自別有妙

用也。

授受之際

師尊者，道始

重，不可草草

。

收而轉

轉復兩字，值

得注意，無字

密意苦海，無邊

無頭是岸，物豈

不附物，物密

礙人，復字頭

意，百尺竿頭

，更進一步，不

想，我是不想，不

想的。

十六字心傳

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夫堯舜禹，天下之大聖也。以天下相傳，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聖，行天下之大事。而其授受之際，丁寧告戒不過如此。則天下之理，豈有以加於此哉。人心惟危，陽之放馳不知反也。心有所忿懣，恐懼，好樂，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妄想紛飛，莫可究詰。以貪瞋癡，造殺盜淫，破國喪家，悉由於此。道心惟微，陰之收斂得以復也。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此五句，初入定時，未全忘情於物，尚有恍惚之象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此四句，入定後，已現清淨光明之象。易所謂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（復掛）。一陽來復，其幾甚微，先王以至日閉關，涵養自性也。精一執中者何？鞅韉架上人也。孟子曰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明乎此，自我作主。把握中道。放為人心，人心即中。收為道心，道心亦中。放而轉（不佳有相），為智為義。收而復（不任無相），為仁為禮。治人不治，反其智。制事不宜，反其義。愛人不親，反其仁。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。一切由我，而由人乎哉。為領袖者，地位崇高，部屬懾於威勢，雖有善言常不敢進。曠觀古今，以此失事者多矣。惟有執中，時時自反，方足以自救。洵足樂也。此領袖之真傳矣。以仁義禮智治天下者，天下亦以仁義禮智應之。以仁義禮智建國，國安如磐石。

義與某君對談。伊於此十六字，頗不謂然。余進言曰。凡一領袖，俱應諷此。汝須放下地位與成見，試爲述之，請賜批評。通常一般現象。主觀心理，常爲環境所述。客觀環境，常爲心理所亂。如空中之月。他的客觀環境，是圓的，光明的，清涼的。有時騷人吟哦，仕女遊賞，月則顯得愉悅可愛。有時英雄埋沒，背地興嗟，月則顯得分外慘愴。月未嘗稍變，在當事人主觀心理有異，使他忽而愉悅，忽而慘愴，其相遂亂。所以世人觀察事理，當致錯誤者皆由其內在成見太深也。一究人心，本自清淨。本不動搖。如懸明鏡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。只因向之騷人仕女，先有一段如意之境，蓋踞其內心。月本非愉悅可愛，而視之爲愉悅可愛。如英雄長才，屢建奇功，屈抑不伸，滿腔憂憤，這種環境，深印心版。月本非慘愴，而視之爲慘愴。似此心爲境迷，遂失其真。偶一失足，成千古恨。即是人心惟危。如今日我們以一弱國，準備不足，去抵抗準備有素，號稱世界第一等強國之日寇。以清明之主觀心理，審度真實之客觀環境。決定國策，「以持久抗戰，爭取最後勝利」。學理方面，均屬至當。持此應敵，萬變不離其宗。直至最後勝利之獲得。即是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也。汝爲大將，身負重責。凡所舉措，存亡攸關。若見小勝而驕，便欲輕進，必爲敵人所乘。見小敗而餒，便欲議和，必負國民所託。胸無所主，隨境變遷。豈不危哉。某君首肯者再。所以貴乎修養。心意初動之時，正是事物始生之際。執中者於此窮理研幾。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。如持咒然，念茲在茲。勿忘勿助。勿忘則不落於陰。勿助則不落於陽也。有守者必有爲。斯應用而無窮。

得一善
無一定，因
善無一定，因
時宜，最好
以此十六字總
持之。

訓育參攷

國內文武各校。關於訓育一項，有全不過問者，有主張嚴格者，有主張感化者。不過問者，以爲提高其自尊心，放任其自治。實則浪漫成性，影響學業不淺。主嚴格者偏於陰，每引起學生之仇視。主感化者偏於陽，常養成學生之恣肆。甚至同在一校，因教師之見解不同，發生許多糾紛。未能澈底解決，終至潛伏病根，貽害無窮。余向主愛的教育。於古今中外此類之學說，靡不聚而參攷。幾經試驗頗收效果。猶憶負笈北平時，讀託爾斯泰所著「教子」故事。根本哲理，推闡透澈。茲撮其大意敘之。隨將所見所悟，疏列眉端。以爲修己治人之借鑑。

有老農夫婦，生一子，甚聰明，心極快慰。因抱子出門。逢人稱說，上帝可憐我，賜此佳兒，願求爲之教父者。遍行無人應之。末遇一老人，獨欣然允許。農人曰，君爲教父固佳。但教母又將誰屬？老人指示村之某處，有一婦人勝其任。依示往求，亦得其允。此農家子稍長，入學校，因天分過人，不數年即盡得其師之學問。有時發問，其師亦不能解答。農家子乃問父母曰。年來教母幸常見面。而教父何在？願往尋之。父母曰，當日一別，迄未再來。未知所在。將何從尋得。而農家子立意堅決，終於出門，奔向大路。且行且問。苦無蹤跡。一日經過山中。見獵人設機捕熊。於橫木上鑿孔置蜜，而於大樹上懸重木下垂，直對蜜孔。倏有老熊率兩兒前來，見蜜欲食，老熊掀木以讓小熊食之。不意重木旋返，打跌小熊。老熊又用力一掀，使另一小熊往食。又被重木打跌得更遠更傷。老熊大怒。使盡全力，將重木向上一擲。俯首就食。懸

幻現世界全景
陽之放馳不知
反也。

東向日出方
走向光明之大
道，即是迴趣
自性明德中。

木驟下，老熊立斃。農家子觀感之下，頓悟「不可以惡的手段，掃除惡事」。繼至一村，見羣農在田間圍趕一牛，且噪且打，冀驅牛出田，以保禾稼。結果適得其反。既而牛之主婦自村舍出，止住羣衆，以和婉之聲呼曰，「來，我的棕色的」。牛聞主婦之聲，搖尾從容隨之而去。農家子對前結論，更加自信。「惟有慈善，纔能得良好的收穫」。尋至一村，有屋巍然。前立老人。趨前見禮。老人喜曰，「我即汝之教父，孺子居然能來，真可教也」。農家子喜極，詳陳孺慕之忱。老人問曰。汝行多路，必飢矣。其俟我取餅相餉。因切囑此屋雖未加鎖，但不可入。若必入者，應勿忘來時沿途所見之事。教父去久。農家子殊不能耐。竟推門而入。則屋內空曠，惟中部一講臺，臺上有棹有椅。於是升坐，見棹上有笏，信手取之。頓幻現世界全景。縱觀及於本國本鄉。時在夜中，有賊方竊鄰家之牛。遽大聲呼喚，鄰人遂羣起捕賊而重懲之。又見教母住所，適其丈夫私出與別女戀愛，當即喚醒教母。告之故。教母遂尋見其夫，而盛氣凌辱之。回視己家，則盜方入室，以斧加母頭而脅供藏鏹。母跪地哀懇，狀至悽慘。農家子忿極。遽以笏猛擊盜首。忽然幻景消失。教父已立於前。怒目而視。責以胡忘語誠。致鑄此錯。教父於是升坐舉笏，使之再觀。則鄰人因竊賊之報復而受傷甚重。教母因凌辱丈夫而被遺棄，乞食甚苦。尤以盜銜笏擊之仇，糾黨洗劫，物資一空，房屋全毀。母座破屋中哭訴甚哀，謂「早知今日受此苦，寧於當日斧下亡」。教父隨謂，凡此種種皆汝對鄰人對教母對生母所作之結果。汝豈不知「不可以惡的手段掃除惡事」嗎。汝竟如是做去，已成天地間的一個罪人了。農家子大悔，叩求拯救。教父曰，「我無能為力。從此東向日出方而行，若干程，有一茅屋內之老隱士（自色身內，有本覺真如），方可救汝（求已自救），但途中所見，須本汝正知正見以指導之，（自性起用），切記勿忘」。此子遵命而行，跋涉良久，忽覺口渴。入人家求飲。見

第一事即大學在明德，去其染污，回復他的本來清潔面目。

第二事即佛以乾親，熱烈智慧之柴，度盡一切濕柴，愚昧眾生，同成佛道，共享極樂。

第三事即大學在止於至善，聖人所存者神，人所過者化，以所固者於善也，其靜安慮得，相續成就，以之臨民，有不為其屈服者耶。此是自修得力。

一婦人拂拭桌面，往復辛勤，而棹總不淨。問之。婦曰，汝不知明日為耶穌聖誕節耶。奈此棹之拭不淨何。乃告以汚濁水拭汚濁棹，終無是處。曷易清水。則汚自除。婦人照行果然成功。此其經過之第一事。入暮，抵一山。見樵夫燒柴，而火不能燃。因告之云，應先燃乾柴乾枝，俟火大熾，再加濕柴，即並燃矣。樵夫依行立效。此其經過之第二事。復次行至一處。見一農人，以木製犁，下爰以火，兩手握而屈曲之，因動盪而不成功。農家子告以固定彼端，火爰一點，握此端以屈之。農人依行，力省而成功速。此其經過之第三事。未幾到達茅屋。果見隱士。頂禮陳述，力求懺悔。隱士諾之，命取尺長之炭三段，駢植屋前。每晨入谷，口含澗水噴噴之。俟其發芽復活，則汝罪消滅矣。農家子植炭畢，返屋，隱士已死。備極哀痛。葬之屋後。尋思己之罪孽，方獲明師指示，而不能久久親近。決定依教行持，竭力懺悔，日進不懈。遠近居民，聞風欽慕，咸來供養。初頗自喜。既而轉念（自反），我在懺悔，炭未發芽，而貪衆人名利恭敬。若就所見第一事論，豈非以污水拭汚棹，徒增汚濁，於我何濟。決意出離茅屋，避居後山深處潛修。方踽踽獨行間，聞有聲呼云，「先生，先生，將何之？」答以入山潛修，又聞呼云，「後山荒寂，無處得食，必致餓死」。答曰，「修行之人，不計飢飽，上帝賜我即可得食」。且答且行，至山深處住定。久覺腹飢，則見樹上懸掛一袋，取下視之，乃麵包也。賴以充飢，翌晨復去噴水。則第一株木炭已發芽復活矣。如是住山，日有麵包一袋掛樹上，生活得以維持。頗覺清靜。惟有一強盜，常來山中。農家子勸其洗心革面。勉為善良。盜厲聲曰，「你修你的行，我做我的賊，你何得強來干涉。如再多言，請試吾劍」。農家子初頗危懼。反復思維，第一株木炭既已發芽，老隱士決不誑我。所以然者，必我行持猶未精進耳。既而恍然曰，吾錯矣，吾錯矣。向者悟得不可以惡除惡，惟慈善方足感人。今吾所行猶未圓融。應如所見第二事

處，前三事，農家子憑自智，慧不假思索，中教人成功，明庸所謂自誠，道也，此後三段，以自修證，中庸所謂自明，誠，又誠之者，入山潛修，此後則陰之收，初頗危懼，愾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，慈善方足感人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尙存鄙視彼盜之意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，欲使人之屈從，其精甚真，其

，發動摯愛的火（此之謂濟火），熱烈的去勸他救他。於是沿山路而行。適遇彼盜，劫掠行商，農家子直前，以極誠懇之語向盜言，好友，你必依我相勸，不可再作此損人利己之事，盜勃然，舉劍加諸其頸曰，我不會說，你再干涉我，我必殺你嗎。農家子毫不畏懼。挺身言曰，我勸好友歸入正途甘願飲劍。強盜聞之，不覺手之垂劍之墮也。至是第二株木炭復活矣。既得如是收獲。此子心竊自慰。然不免尙存鄙視彼盜之意。安住許久，第三株木炭尙無生意。內心自省，慈善定可感化愚頑。但與彼盜同居山中，彼雖改惡，猶未爲善。是我救之未澈也。忽憶所見第三事，欲使人之屈從，必先固定我心。我心於善決定，純粹至精，彼豈有不化之理。方自訟問，忽見彼盜自山徑而來，慢步沉思，若甚苦悶。農家子迎去，與之握手，以極慈愛之態度語調，問曰，好友，你心中很痛苦嗎？如依我勸，則同爲善人，同享極樂。又何痛苦之有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你知道嗎？彼盜於是仰首定視，默無一言。俄而淚落矣，膝屈矣。長跪不起。曰，先生，我今日此時，真佩服到極頂了。當先生初入後山，從後呼喚者是我。每日送麵包懸掛樹上者是我。（原來上帝却在此人心中。）我敬佩先生，然亦只是敬佩而已。此後先生當我犯罪劫人時，不顧生死以救我。真使我感動。然於心猶有未釋然者。今日此時，真想不到先生竟能以慈眼視我，平等待我。我真屈服於先生之前矣。爲先生所感化矣。願爲弟子，以事先生。農家子曰，諾。此時第三株木炭復活矣，罪業消滅，復見本心。完成了他的人格。竊嘗論之，在自修方面，木炭象徵良心已死之黑業。強盜象徵自心之罪行。一念回光，罪性本空。卽煩惱是菩提（一切惟心，妄性元空故。）衆生俱可成佛。於此益信。若負訓育之責者，融會此理，轉以治人，精誠感格，如響應聲（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故。）必有實效。惟應用時其技巧亦有研究之必要。

中有信。

豈有不化之理，
鞅轡之理，
退愈高者，
進亦愈高，
於善決定，
能便彼於善，
定，殆勢所必，
至也。

自修方面
自修係因中功
夫，收攝歸于
清靜，乃老子
之精神，訓人
係果上事業，
發揚重在仁愛，
神，乃孔子之精

愛的教育，如
此道之妙，如
威如噴水，如
如以斗之火，
無極之熾，
乎不平者，
愛之要也。

余曩曾訓練軍隊幹部一期。值精神講話，舉此故事，以期誘導各幹部歸於親愛精誠，余最痛恨過去教育方式，動輒曰，黑暗專制，絕對服從。以致上下相仇，破壞紀綱。可是余意雖善，運用猶未精熟。是日即得一次試驗。演講中，諸生危坐靜聽，似甚感興趣。衆目專注余身。余亦倍覺興奮。稍久，發見後座一生，伏案抄書，余問何事？該生起立答云，抄野外筆記。遂訓誡云，汝知教室規則嗎？教官講解某科，只可靜聽某科，或筆記本科心得於書本。對分心他科，則不許也。生答知錯。即命坐下。此應用感化教育也。余繼續講下去，正在津津有味。又發現該生伏案書寫。問何事？如前答。余厲聲曰，汝已知錯，何得再犯。仍答錯了錯了。又命坐下。此時對感化教育，已微發生疑問。講至末後。該生又復如是。使余怒不可遏。呼令離坐，至講臺前，重施體罪，迫令跪聽。遂訓云，汝若是人，余當以待人之法待之。今汝是牛，余則以待牛之法待之。滿座肅然，並無異言。事後思維，愛的教育。感化云何？固然該生知識不，不能接受高深之理。余當時措置，是否適當？對平日主張，又何以自圓其說。思爲之亂，神爲之疲，困頓五日夜。猛憶諺語，「打是心疼罵是愛。」豁然大悟。愛的教育，不是不可以打罵人也。以愛的理，存愛的心，流露愛的詞氣，表現愛的態度，如是教人罵人打人甚至殺人。感激之不遑，又何怨哉。領會遲鈍者，間亦有之。久後必能心服。昔孟子謂父子之間不責善，責善則離。此是病在一責字。愛子過切，忘却恕道，未免有功利人我計較心，或致傷恩。但此言却使許多爲父母者籍口，將管教子弟重責推卸去。害了許多佳子弟。所以立言甚難，父子之間，貴以身教，不貴以言責。若一切善有諸已而後求諸子。一切惡無諸已而後非諸子。不離愛的態度，縱言責體罰亦何傷。本來打是心疼罵是愛，是每一父母的良知良能。曷不推而廣之，妙而用之，由家而國而天下。管理羣衆，無難事矣。昔武侯治蜀，法行而後知恩。揮淚斬馬

殺人者係法律
殺之，已由我
術窮，非由我
動意殺之也。

克盡物之性
歐人有善訓猛
獸者，自謂秘
訣仍在，一愛守

心治
佛門中一部份
人，治心以空
為主，以樂為
輔，但證真樂
為究竟，即樂
於教化，生樂
亦不過此真樂
，生此悲者拔

設。嚴格感化，並行不悖。又易曰，君子教思無窮，容保民無疆，己身有責，安可對訓育而不問。此其祕竅何在？在鞅韉架上人也。或恩而威，或嚴而寬，把握寸心，以御無極。盡其性者，克盡人之性。盡人之性者克盡物之性。治天下如際諸掌。可謂極訓育之大成也。

為將之道

此之所謂將，就狹義言，是三軍之統帥。就廣義言，乃一國之元首。有必遵行之道，為其成功之基。萬事發端於人心，故先之以治心。心量廣大，覆載一切，方足以統衆，故次之以統衆。衆不可以烏合，應有法守，故次之以執法。有法則萬事興，故次以處事。事莫重於自保。自保不可無戰備，故以作戰終焉。由統帥以至於元首，正是鞅韉架上人。把握神幾，運用陰陽，尤見重要。在此為主，在彼或輔。視其時宜，無有定常。試分述之。

一，治心，以樂為主，以空為輔，樂，陽也。空，陰也。就淺處釋，黨員守則，助人為快樂之本，為善最樂，是樂義。不住相布施，或施恩不望報，無心為善，是空義。要在確能助人，確能為善。不過有了善舉，以後不可存放心，免障礙善心，不能擴而充之。因常人着相為善，人我之見橫胸懷。如為國立功，保舉稍遲則怨。為友效勞，報酬不及則恨。既怨且恨，則後此不再願立功效勞矣。如此不但成就甚微。其尤者一變為惡以自私者，亦頗有之。須將一

苦之義，本主
張以樂爲主
，以空爲輔
，乃慈者與樂
義，若知樂空
不，則拔苦空
與樂兩俱圓融。

認識不想的，我
着眼着眼的，此
是大學問也。

切看空。憑善良心做去，凡所行善，惟求心安。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，正其誼不謀其利。治心初步，亦足以法。再就深處體究，變有漏之樂，爲無漏之樂，卽樂是空，卽空是樂。樂空不二，方爲究竟。世相一切虛妄，徒有幻名。試就人所好樂者名位與男女以分析之。有人焉。昨日爲平民，引起若干人之鄙視。今日爲顯宦，博得若干人之推崇。此人之品德學識，是否堪爲顯宦，應加考察。如其真可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。知之者自應推崇之。有力者卽應保舉之。如其不可，僥倖而得顯宦地位，誤盡蒼生。直可爲蒼生哭。奈何極其推崇以誣事之耶。世人爲幻名所惑，顛倒如是。更可笑者，斯人也。亦不自知其品德學識如何。當其爲平民時，失意落魄，卑鄙惡劣，莫不爲之。及一旦致身顯宦，得意忘形，驕奢淫侈，無所不極。曾不識禍福互相倚伏之理。幻名之誤人，有如是者。又一般人對於女性，見他人妻女，被第三者戲評，常樂聞之，並樂道之。若自己妻女，聞人戲評，必怒目相視，或至飽以老拳。尤明顯者，昨日爲他人之女，視之爲他女。一與訂婚，今日爲自己之妻，視之爲我妻。此女未嘗稍變，因名分有變，由她身上所引起的心理，不旋踵而大異。由此推之，人生所有利義毀譽稱譏苦樂，心中一切生滅妄想，無一而非幻名作用也。世人全在幻名上用心機，枉入輪迴，枉受罪苦，有大智慧人，一眼看破，全樂是空，我是不想。當其不想。遂有恍惚窈冥景象。百尺竿頭，再進一步。認識不想的我。真精之信，天地之心，全空是樂。此乃由陽極轉陰，直至陰極而復。所謂天地心者，卽樂空不二之本體也。智慧之根，福慧之源，得者無得，無得卽得。復之初九，不異乾之九五故。體用一如故。名之爲大人。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（覆載無私），與日月合其明（照臨無遺），與四時合其序（陽生陰殺）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（福善禍淫），先天而天弗違（英雄造時勢），後天而奉天時（時勢造英雄），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，況於鬼神乎。是能消息於

配屬於信，君子之可信，正在其心，若以述言，易不，可爲典要，惟變是適。通常信字多用，在賞罰方面。此處樂字亦有。賞善之義，空字亦有罰惡之義。

未形，弭亂於未著。善戰者，無赫赫之功。安天下者，帝力何有於我哉。此之治心，於將之五德，配屬於信，信字從言。可信根於其心。有此心者，不特取信於部屬，取信於人民，將獲得大信於天下。而爲攻心之堅甲利兵。將使敵之戰者喪其鬥志，居者望風輸誠矣。

二，統衆，以恩爲主，以威爲輔。恩，陽也。威，陰也。人之生也，其始生生，次之養生，次之保生。所以好生惡死，人之常情。全生救死，謂之大恩。天下烏乎一，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，信天之理，順人之情。人之歸向之也，將如萬流朝宗於海，而莫之能禦。史稱西伯善養老，能尊賢，並澤及骷骨。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二。至武王一舉而定周室八百載之大業。是以爲將者，要有仁心仁術。保障民族之生存。不斷爲羣衆謀福利。乃至於部屬種種愛護，培養其品性，教育其學術，鍛鍊其身體。使寒有衣，飢有食，臥有床褥，病有醫藥，有進升之階，有撫卹之典。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，亦有爲士卒吮癰者。如是固結兵心，驅之戰場，決能如手足之捍頭目，子弟之衛父兄。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斯用恩之明效也。此在五德屬仁。惟仁人爲能愛人，能惡人。有時爲愛廣大羣衆，而惡一二人者。有時爲惡其一時一事，而愛其終生者。理之所不可，不惡無以見其仁愛之真切也。故用恩必以威輔之。威並非爲恩之缺陷，適以補恩之缺陷。因恩以用威，始而善語溫恤之，誠語教導之，繼乃嚴詞訓誡之，惡聲斥責之，管之刑之，乃至不屑教之教誨，無非恩義之表現。可怪一輩自命明智之士，以權術相尙。認誑哄（假恩）嚇詐（假威）爲帶兵認訣。非不取效一時。惟流弊滋大。爲濟變偶用則可。若對與我同生死共患難之人。忍心常此相待，殊爲不仁。卒之，欺人適以自欺，亦不智甚矣。將者，三軍司命，國家存亡繫焉，應守大經大法，何用小道爲哉。佛說四攝法，攝衆生入佛道。善會其義，足資取法。一曰佈施，爲攝衆生，捨珍愛七寶，國城妻子，頭目腦髓，毫不吝惜。此亦當官職

以翻有功而不失
項印所以失
忍投，所以失

以嚴為主，特
本段軍言，特
就在民社，會
若在法主，又
之憲法主，則
以寬為主，如
嚴爲輔，則飛
航空爲主，意
往來中人，有
其各人，自山
寬也，但自山
飛也，不可衝
觸對方，即人
民雖各不其自
由，決不其自
犯他，之自山
嚴也。

地位。以與賢能。厚祿重賞，以酬有功，犧牲自己，以救他人。二曰愛語，以慈悲心，發微妙音，善導衆生，歸入正覺。此當上下相見，軍民接觸，利用之字語言，顯示親愛精誠。三曰利行，爲種種有利於衆生之行，以悅服其心。凡有所求，俱滿其願。此當如前所述品性學術身體等，種種成就之。並推恩及其家屬，四曰同事，佛德崇高，衆生墜落。地位懸隔。何由親近。須化現其身，與之同事，方便接引。如觀世音普門品，現大將軍身，而爲大將軍說法，現女人身，而爲女人說法。遇一切衆生，皆現其身而爲說法。譬之世間朋友勸戒吹賭嫖飲者。如直以正義告之，彼必不樂接受。須身入吹賭嫖飲之場，姑與之同事，乘便委婉規諫，痛陳利害，多能感化。此當深入下層，甘苦與共。身先士卒，生死悉同。又佛雖慈悲之教，亦寓賞罰之意。其運大智慧，明解因果。告以爲善必升天堂，作惡決入地獄，及世間種種現前果報。使惕然知懼，翻然改悔。不怒之威，甚於斧鉞。爲統帥者，對此默識心通，而妙用之。使部屬既懷其德，又畏其威。可謂盡統馭之能事矣。

三，執法，以嚴爲主，以寬爲輔，於五德屬嚴。嚴，陰也。寬，陽也。蓋嘗論之，恩威並用，寬嚴相濟，此等句語，小兒讀書未久，俱能道之。至其精義，許多大將未見一定人人通徹也。昔友人某君，頗重學術，人所欽佩。余問曰，李廣尙寬，程不識尙嚴，俱爲名將，究竟寬嚴孰是？伊答，天才高者，可以用寬。中資以下，以嚴爲宜。余實未敢苟同。繼讀威繼光紀效新書，練兵實紀。伊主張以嚴爲主，以寬爲輔。喻嚴如舟，所以載衆不沒者舟也。寬如槳，能推動前進者槳也。雖似是而未精。又伊未將統衆執法分開，嚴則寡恩，難以攝衆。所以史稱繼光用兵最善只在三五千人。伊雖善戰，乃名將也，非大將也。大將要須涵蓋如天地，不測如陰陽，廣大包羅，神明變化，不似名將之以一節見長也。於此闡揚法理，亦設一喻。通常木製水

請再喻之
就前喻亦有
緊必炸之說
然不如喻之
明白。

桶，以多數長形木板合成圓形，裝底，以竹篾圍箍之。木板，喻羣衆也。篾箍，喻法紀也。試問桶上篾箍，應鬆耶？應緊耶？雖小兒亦知，微鬆則漏，太鬆則散。足證法紀貴嚴，毫無疑義。然則以寬爲輔又何說。請再喻之。汽車行動不能越出公路，嚴也。公路面幅可容對行兩車通過，寬也。如是不知者認爲李廣尙寬，實則並不悖於嚴。至鐵道軌度，較公路爲嚴。如是不知者認爲程不諱尙嚴。但灣曲部亦微寬。微寬者，乃使火車有轉灣之餘地。所以寬者不特不害於嚴，反有助於嚴。否則傾覆之禍立見。前某校請余講演，並參觀學生寢室。內務整潔，諸生肅立榻前。忽見一生臥榻上，以被蒙首。問悉原因。隨告諸生。卽此一事，可悟寬嚴之理。在嚴的方面說，整飭內務，當然不應有此現象。如不經許可，定予制裁。今該生抱病是實，又貴校別無養病室，是以從寬特許。既經許可，卽與嚴無礙。必經許可，卽有助於嚴也。亦有主張寬嚴因人而異其用。理智純正者，馭之以寬。性情強橫者，馭之以嚴。然理智純正者，彼自能嚴守紀律。馭之雖寬，並不悖於以嚴爲主之旨。依此再論軍紀。縱爲紀綱，橫爲紀律。紀綱則層層節制，級級服從，在遵行命令時，常有意計所不及之事。應不違背長官意圖，適宜變通之。時間許可，卽先呈請核准，時間不許，須事後補陳理由，並須自負其責。卽嚴中寓寬之意。至於紀律所包一切規條守則，均應嚴格遵行。最細微如服裝之風紀扣，表現軍人莊嚴。必照規定。但長途行軍，天氣炎熱，經長官許可，卽能敞開衣領。變而通之，存乎其人。此治軍之要也。

四，處事，以智爲主，以情爲輔。於五德屬智。智，陰也。情，陽也。陽返而照謂之智，以其返故屬陰。陰動而出謂之情，以其出故屬陽。關於智的修養，昔爲山法語二句最妙，卽「情不附物，物豈礙人」。只要情不附物，卽是時時返照。以智御情，不爲物礙。如斯之徒，足

一爲根本智
 釋智則仁爲智
 本也。仁即根本智
 在內。即心是本
 佛。即心是本
 二爲後得智
 釋仁則智爲仁
 本也。智即同體仁
 悲也。故仁本
 在外。佛度衆
 生。

以守爲主
 國防要點在此
 不日攻而此
 防者，以國而
 武力保衛人民
 防敵侵略而設
 耳，故立國應

以担荷天下之大任矣。昔韓信遣使向漢高祖求封假三齊王。擁重兵以要挾其上，爲其上者苟非庸懦無能，其情之不願也必矣。但若遽然怒形於色，卽有激變可能。妨碍大局，莫此爲甚。此智之所應顧及者。當時高祖怒甚，張良急暗躡高祖之足以示意。高祖機智睿敏，卽以怒容而謂來使曰，以韓之功，便封眞王可也，何以假爲。若高祖此舉，眞可謂千秋領袖處事之法矣。夫感情原爲一切事業之基本動力，如機器之馬力，須以理智操縱之。汽車在道，緩急適宜，行萬里而不虞其顛覆。智有二種，一爲根本智，卽人所本有，不爲物染者。陽極陰向內轉，坤以簡能，自反故簡。因所以見能，所空能寂故無染。能所皆忘，本智歷然（內入至深，一切皆空，證本法身），二爲後得智，亦名差別智，卽用本智以分別物相而記識其差別者，今之所謂科學知識也。陰極陽復向外，乾以易知，自動故易。觸境分別，萬象炳現（外出至極，偏一切處，見報化身），一內一外，情智互具。以佛理判之，外出者情勝智爲凡夫，妄想馳求故，內入者智勝情爲二乘聲聞，沈空滯寂故。以智御情，情智一如，如理作意，普度衆生者，爲大乘菩薩。所以軍人以戰救國，菩薩心腸，金剛手段。對人不偏於情感，則用人惟賢，官佐士兵，各盡其長。對事不偏於情感，則處事合理，緩急輕重，各適其宜。又能巧用理智，鼓舞情感。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，謀國家之獨立，求民族之生存。是人者必頭腦冷靜情緒熱烈，救國救世，不止三軍之所屬望也。

五、作戰，以守爲主，以攻爲輔。守，陰也。攻，陽也。此於五德屬勇。過去曾就戰術戰鬪立言，主張以攻爲主。雖適於疆場決勝，尙未免血氣之勇。今就戰略戰略立言，以守爲主。將以發動義理之勇。步兵操典綱領第一，國民革命軍以實現三民主義，求得我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爲目的。凡有侵犯我領土與主權，及妨碍我三民主義之推行者。須全力防制而殲滅之。以

以民生爲主，以國防爲輔，故于國防設施，生不可稍忽民。

轉否爲泰，按周易卦象，三乾爲天，象君，三坤爲地，象民，三艮爲山，象小，三震爲雷，象大，三巽爲風，象入，三離爲火，象中，三坎爲水，象下，三兌爲澤，象上，三離爲火，象中，三坎爲水，象下，三兌爲澤，象上，三離爲火，象中，三坎爲水，象下，三兌爲澤，象上。

建國祕要

三〇

完成我軍人唯一之使命。已明白對國際表示吾無侵略野心。學說政策具在，可而尋繹。所有戰備，聊以固吾圉也。本此立場，武備取守勢。文化則盡量取攻勢。使中華仁風，扇徧世界。世界各民族，強者不我是慮。弱者翕然宗之。除物質文明，取彼所長，益我之短。在精神上將光燄萬丈，總制一切。蓋世界學說，無論如何高深，多有所偏。大乘佛法，闡揚中道第一義。印度無存，亦特盛於中國。其他或主唯心，或主唯物，或一元，或二元，或多元。雖窮極探討，各有心得。無非盲人摸象之流。吾鞅韉架上人，有此一陰一陽太極之道。凡相對者，儘吾運用。如心如物，正可以心爲主，以物爲輔。（於此瞭解民族主義之真諦，道義爲本），物質爲生活之資，（自養自衛），不作殺人工具，（絕非侵略），如民主，如獨裁，正可以民主爲主，以獨裁爲輔。（於此瞭解民權主義之真諦，民主集權），制定萬能政府，使爲人民服務（此處有轉否爲泰之大機大用在），如社會主義，如資本主義，正可以社會爲主以資本爲輔。（於此瞭解民生主義之真諦，以義爲利）發展一切資本，用以增進社會之福利。在國內則將以守爲主策略，公告國人。否認窮兵黷武。和平不至十分絕望，絕不放棄和平。犧牲不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敵人侵我，只是應戰，而非求戰。最後反攻，只在驅除敵寇，絕未懷挾野心。舉國人士，咸在含羞忍辱，悲憤慘痛中，明悉敵人萬惡企圖，只有奮鬪，方能自存。父誠其子，兄勉其弟，臥薪嘗膽，磨礪以須。一旦奉命，揮戈進戰，如風吼，如雷震，何堅不克。何敵不摧。其初含蓄之日既久，後則用之不虞其竭。勞而不怨。死而益榮。使中華民國屹立世界之上，而莫敢犯。豈意氣間一時興奮之所能哉。

世界風雲日亟。國內杌隉不安。撥亂反正，責在軍人。完成大業，根本上最重要者，惟此

政府主席須包
 秦用馮河，中
 荒遺者，明行
 不，得。私。得。而。遠。選。決。當。人，受。中。言。論。包。得。遐。不。荒。秦。政
 左。執。倚。視。其。明。親。不。尤。近。遣。行。機。用。民。能。人，論。包。得。遐。不。荒。秦。政
 傾。兩。于。同。所。亡。民。忽。對。親。者。也。斷。河。攻。度。之。虛。由。者。于。馮。二。席。須。包
 右。用。中。仁。黨。者。之。視。疏。疏，也。者。擊。忍。批。悛。環，中。明。河，須。包
 傾。中。行。也，道，遠。之。無。者，也。受。評。接。境。在。行。亡，包
 也，者。而。不。也。則。者。別。有。不。果，也。

五事。他如戰術中奇正相生，虛實互用，奇中正，正中奇。虛虛實實，舉不外乎陰陽。臨機運用，妙在一心。只要五事精熟，當可觸類旁通。下至戰鬪極微部份，隱顯出沒，進退分合，悉具陰陽互變之理。指導之，監督之，必求合乎實際。然後無餘憾矣。

大學論註

大學一書，被稱為世界上最偉大之政治哲學。要點應加論斷，意義有待略註。以註代論，另抒新見。其分段處亦應調整，方不負先聖之苦心。鞅韃架上人，不離一陰一陽之道，以衡此書，若合符節。一貫之理，隨所在而圓融矣。

初總標大綱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

明明德，向內明體，陰也。親民，向外達用，陽也。明明德貴能親民，陰中陽復。親民應明明德，陽中陰轉。陽復陰轉，契合中道，至善生焉，更須知明明德即是親民，即是止至善。三位原是一體，明明德是智。親民爲仁。真智必仁。仁爲智本。方稱至善。知止於此。則定靜且安，慮必有得。乃爲學實效，如后順次發生也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首示大道，應先本而後末。必合物本末之理，方得事先後之宜。述古一段，歸結要點，即在格物。這段大文章，明明白白的是安而后慮的考慮功夫。要如何纔得到齊家治國平天

三位原是一體，因體
譬之汽燈，因
需要光明，尋
取汽油，既得
汽油，出生光
明。先明也
汽燈之用至善
也。

第一句修身而
僅指明德而
言。第二句修
身，兼該明明
德親民止至善
而國平則齊家
在修身範圍內
也。

下的根本所在，下手方法呢？致和格物者，辨正物之本末也。物格知至者，明見本之所在也。吾人讀書，要能客觀。不可將主觀心理，帶一付有色眼鏡，去觀察事物。用我自己的意思，作爲是書上的意思。須平心靜氣，玩讀本文，真義自得。先儒在格物要點上，見解各異，輾轉錯誤。本源不清，影響政治。所以特爲論註，以爲今後建國之依據。

次分釋要目

(一) 釋格物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豈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知有也。

此段極顯明的標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本，乃是修身也。卽慮而后得的結果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者，身不修未有能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。修身應厚其力，使功夫篤實。而反薄者，輕忽修身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不過是修身的餘緒，修身成就的一點表現。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雖是大事。在爲學初步，卽稍輕忽，亦屬無妨。若捨本逐末，而重視之。未有合於真理者也。修身應如何下手耶。略分三項，釋之如后。

甲 明明德

康誥曰，克明德。太甲曰，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，克明峻德。皆自明也。湯之盤銘曰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誥曰，作新民。詩曰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皆自明也以上，標明德之體。以下，釋明明德之功夫。古人有喻，乘坐牛車。車不行

。打車是？打牛是？應知車不行，要打牛也。佛說，身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，喻如車。這
段光明，方是自性，喻如牛。但不染污即得。

乙 親民

詩云，瞻彼淇澳，綠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攄兮，赫兮喧兮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攄兮者，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。詩云，於戲，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自修之德，因民而顯。(體)成就之善，隨民而現。(用)君子，親民者也。小人，民也。賢其賢，爲仁爲敬。親其親，爲慈爲孝。樂其樂，適其性。利其利，安其生。德加於民，是以不忘。

丙 止於至善

詩云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詩云，緝蠻黃鳥，止於丘隅。子曰，於止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詩云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爲人君止於仁。爲人臣止於敬。爲人子止於孝。爲人父止於慈。與國人交止於信。

緝熙義爲光明，卽自性明德。誠者天之道也。敬止於光明，卽充執厥中，誠之者人之道也。仁敬孝慈信，統名至善，從明德中流出。由鞅韃架上人觀之，乃相對的兩方轉復而生。汝與我仁，我報汝敬。汝與我慈，我報汝孝。信由汝我，不責一方。然因轉復自然之理，智者貴能求己。敬人者人恆敬之。愛人者人恆愛之。此又執中者之妙用也。

(二) 釋致知

聽訟吾猶人也。在自性光明中。吾則無一人。無一物不是吾。惟天上帝下。惟吾獨尊。是法平等。無有高下。此極乾元之量也。又修無我法者。不只是一人。一切物不是我。此身是四大假合。此心是六塵緣影。此性。是元之性也。盡坤也。

以四不能自責。古帝王當天下。情勢日非。下詔罪己。常能挽回頹局。始得聖人之遺意也。

子曰，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吾字不是孔子自指，應釋如中庸人皆曰予知之予字。吾是自性明德。人即所親之民。吾猶人，是陰中陽復，推出去看。人猶吾，是陽中陰轉，收回來看。一復一轉，即是仁親，即名至善。中庸，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本書絜矩之道，亦本於此。孔子曰，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。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。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世之子臣弟友，多未能求己，熟思吾猶人也之義。欠忠恕之心。失絜矩之道。子不孝而責父之慈。臣不敬，而責君之仁。弟不恭而責兄之友。朋友不先施而責人之信。諺云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此訟之所由興也。始而意見不合，繼則言論爭辯，再而相打，終而相殺。世間一切糾紛，一切戰禍，無不由此。此家所以不齊，國所以不治，天下所以不平。在這裏根本上認得清，故孔子垂範後世，以四不能自責。吾猶人也，人所好惡，吾亦同然。盡其在己，必也無訟。鞅韃之理。轉復自然。吾既盡己，彼必同感，即使素無情者，亦決無辭，而內心畏服。所以大學首要，即是格物。物格而后知本。吉凶禍福，一切由吾。此吾字兼有修身為本，及德者本也，二義。本段纔特為指出，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

(三) 釋誠意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入之視已，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曾子曰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

嚴乎。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以惡惡臭，好好色，釋誠意二字。真是再好沒有。自謙者，內自抑斂也。降心虛懷以自問。是否，惡不善如。惡惡臭？好好德和，好好色耶？凡知之真者，方惡之深，好之切。確知修身爲不可輕忽之大本。自能極誠意的，去明明德，親民，止於至善，以修其身也。至善雖是以明德親民而生。不善却是因明德染汚所致。須做慎獨功夫，時時內省。在起心動念之時，事物始生之際，內顧天理則不愧，外合人情則不忤。自爾泰然，有心廣體胖之效。

(四) 釋正心修身

上三段，乃大學預備功夫。第四，方是大學正宗。下三段則行道之必然因果也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，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，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，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

大學正宗，明德日新。第四明德日新。因爲因，下段親民至善爲果也。

陰陽消長，所謂旋乾轉坤，只在一心。

忿懣是火發。恐懼是風動。好樂是水流。憂患是地窳。陰陽失調，四大爲病。若能執中，則無是過。依陰陽消長之理。屈爲伸之因，受屈何須忿懣。(忍成就)禍爲福之基，遇禍不必恐懼。(定成就)福兮禍所倚，禍中未可好樂。(戒成就)窮通常互換，憂患亦何益呢。(慧成就)並能翻病成德。忿懣以除惡，決定諸惡莫作。恐懼以修省，常問作了惡麼？好樂以積福，決定衆善奉行。憂患以安生，片善還未行呢！如是則心正身修矣。

(五) 釋修身齊家

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

貢獻各黨當局，依轍兩面之理，在時間空閒上論密訣，成一不違背本民族歷史之文，化現世界社會之背，潮流，三民主義，均已顧到，惟今日實行，須注意目前，尤其是民生主義，共產黨把主義，上已把在主義，可過日，握不住，今日實行之，須體勿固，有文，化，和專，向，門，爭，其重，平，仁，愛，尤，其，要。

或竟協助使彼成功，假使共產黨對

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赦情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。

身不修則失中正之大道。辟，偏也。上述心之不正，則身即有所偏。五句明其偏之所以。偏則悖情越理，而家不可齊。智不作主，隨情而偏。天下事覆於此者多矣。豈僅家庭為然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，精一執中，鞅韉架上人方足語此。今後黨國糾紛，負責者如不幸而有一人莫和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之習氣，則生民塗炭，將無底止。余很誠懇的將天下之所鮮者二語，貢獻各黨當局，以及天下後世。其好者是本黨。惡者是彼黨，然彼此俱是家裏人。古謂「士先器識」，識大則器大。此處識得，則胸襟開闊，氣象便自不同。如真愛本黨，並求本黨之進步者，更希望本黨能領導全國或全世界者。應思所有主張，是否盡合真理？政策能否適應環境？份子是否健全？黨紀是否嚴密？（自反哲理，妙用在此。）修正改良。防微杜漸。使本黨決定能完成其使命。惟好而知其惡者能之。彼黨固吾之所痛惡。亦須平心觀察，他有無特長之處。如實有之，吾應取法。又彼特長如有決定性，則必獲得決定之成就。吾忌嫉之何益。有識者或引為已助，或與之合作，或竟協助使彼成功。惡而知其美。福利洵無彊矣。

（六）釋齊家治國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。弟者，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，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仁，一國興仁。一家讓，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紂率天下以暴，而民

國民黨有此風度則將來必有成功之日。

帥天下以仁而

民從之

正是鞅韃麗動

兩頭低昂相等

之理。

父母衰老之時

家貧親老繼母

苦節之類為尤

甚。

各盡其道

如凡為父者以

慈齊之，凡為

子者以孝齊之

，是也。推之

於國，凡為君

者，長官。凡為

仁者，凡為

臣者，凡為

以敬齊之。而

綱肅然，而國

治矣。

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已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詩云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後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，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余嘗謂一個人，品性養成自家庭。智識增進自學校。經驗獲得自社會。近代注意學校教育，多忽視了家庭教育。不知家庭力量的偉大。一個好家庭，或一個壞家庭。常能引起鄰里親朋之有形效法，無形習染。為一社會隆替之因。家庭美德甚多，最貴最難是一孝字。孝本是人之天性。何難之有。殊不知人既長大，一入社會，備受污染，洩沒性靈，日形虛偽，有時表現一點好處，皆是相待而生。如以國士待我，我以國士報之。兄弟夫婦朋友間，俱有所望於對方，而為其所應為。孝之意義，特顯在子女成人以後，父母衰老之時。此時在父母身上，已無若何希望。能竭誠盡孝者，真是赤裸裸的光明本體。真孝者必能推父母愛子之心愛其弟。真孝者決不敢聽順妻妾，縱容自己子女，稍存忤逆。以父母之喜怒為喜怒，委婉承順，以匡救其不及。即父頑母戾，至誠之極，必能感格。果如是家未有不能齊者也。齊者齊一，有平等互愛，各盡其道，各得其所之義。家則如一小國，國是一大家庭。一轉移間，以其齊家者治國。原屬一理。自非難事。所以古人貴以仁孝治天下。有諸已而后求諸人，其所令勿反其所好，民之從之，如影隨形，不爽毫釐也。

(七) 釋治國平天下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，而民興孝。上長長，而民興弟。上恤孤，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。所

惡於後，毋以從前。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詩云，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詩云，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辟則爲天下僂矣。詩云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道得衆則得國，失衆則失國。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。康誥曰，惟命不於常，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。楚書曰，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舅犯曰，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秦誓曰，若有一個臣，斷斷兮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。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實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尙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。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。實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，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見不善而不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

欲平天下，高蹈鞮鞢架上，明其明德以平之。無往不復，上行下效，第一應以善倡」。已所必不欲，勿施於人，第二不可爲惡」。爲民父母，同其好惡，第三善善惡惡」。能如是則得衆受命。否則失衆喪國。最要親賢遠奸，尙足自救。否則天之命也。亦人之過也。喪敗必矣。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。財者，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。（佈施利濟，德成名歸）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好上仁而不好義者

天之命也，
自古聖賢能
得志於時悉
關天命

也。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孟獻子曰，畜馬乘，不察於鷄豚。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，小人之使爲國家，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治國平天下，理財一項，非常重要。乃自論語子罕言利。孟子何必曰利。一般迂儒對於利字，諱莫如深。讀書不明理，真是誤人。易云，利者義之和也，利物足以和義。足見不是不可言利，只要利和於義。故君子見得思義，豈如小人之見利忘義也。本段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，及以義爲利之語。可以悟澈利之真諦。以鞅韃架上人觀之，就相反的兩面衡度事理，應以義爲主，以利爲輔。無義則利不成，無利則義不行也。因之仁者以財發身，國家以財濟用。建國開始，百廢俱舉，尤非財不爲功。今日生財大道，因食之者不寡，即應特別注意生之者衆。改良生產技術，增加生產數量。非是以聚斂爲能，搜括爲事，竭澤而漁也。因用之者欠舒，即應特別注意爲之者疾。蘇俄之突擊運動，生產競賽。假期義務勞作，不取工資。大可做行也。

今世之人有兩種情態。善的方面，爲捨己爲人。惡的方面，爲損人利己。實則捨己爲人是高調。損人利己是錯覺。依鞅韃擺動兩方低昂遠近遲速均等之理，決定因果相應性。只有利人利己，及損人損己，兩途。故孔子謂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老子謂，「既以爲人已愈有。」釋迦爲度生而成佛。俱是利人利己不可分。昧者不察，每欲損人以利己。當利己之慾望方遂，而恰如其分之禍害緊隨之不知也。故聚斂之臣，以搜括爲能。不止誤國，且將喪身。若以兩儀之義衡之，居政府立場而視人民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，百

姓不足君孰與足。政府人民既不可分。有消極之財政，量入爲出者也。有積極之財政，量出爲入者也。量入爲出，維持現狀，與民休息。疲敝之餘，安之勞之也。量出爲入，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。建設之首，富之強之也。

五美四惡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，何如斯可以從政矣？子曰，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子張曰，何謂五美？子曰，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子張曰，何謂惠而不費？子曰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。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。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君子無衆寡，無大小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。子張曰，何謂四惡？子曰，不教而殺謂之虐。不戒視成謂之暴，慢令致期謂之賊。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謂之有司。

學以致用，繼大學之後即應從政。大學明德親民，止于至善，已確定修齊治平之最高原則。至實際治國，以其明德從事親民。須尊五美。屏四惡，而後克底於至善也。

今論從政，一應注意政治本身何如斯可。一應注意從政者何如斯可。根據五美，政治本身不外惠之與勞之。首惠之所以利之，即教之如何進德，如何修業。戒之不得悖禮，不得違法，即今所謂教管也。與之以消極的省刑罰薄稅歛維持治安保衛侵略。與之以積極的低利貸款協助生產賑災扶危養老育嬰。即今之所謂衛養也。次勞之所以令之，即令遵奉教管，從事衛養也。凡此諸端，皆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正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，所以惠而不費

。又皆人民之所樂欲，提倡指導，擇可勞而勞之，將歡欣鼓舞之不遑，又誰怨耶。至於從政者肯犧牲一己，爲民公僕，必有其欲。有所欲然後能發起志願，勇往邁進。孔子，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中庸，成人智也，成己仁也，老子，既以爲人，已愈有。欲仁得仁，人已交利。夫如是，更何須乎貧。其次須有德量，士先器識，而後文藝。尤其在今日民主時代，君子從政要能卑以自牧以陽下陰，如泰卦九二，包荒不遺遐。民衆皆爲主人，無衆寡，無大小，無敢慢，泰而不驕，輿情愛戴，政通人和，成就偉大可必矣。但如慈母之保赤子，雖誠求多中，若愛而不能令，又失從政之義。政者正也，要率以正，使不敢不正，則必濟之以威。吾人主張統衆，以恩爲主，以威爲輔。由慈愛中表現出來的威，不過形成威儀之威，乃是一種風度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與其說畏之；無甯說是敬之而不敢稍肆，愛之而不敢忽苟。所以說威而不猛，在威嚴中愈使人戴德不能忘。此先聖之所稱道，歷百世而可行者也。

復次雖知政治之事，而不知政治最高原則之所本，從政者志願卑下，德量狹小，風度鄙陋，遂不免于四惡。虐謂其手段之殘酷。暴謂其態度之兇狠。賊謂其居心之鬼詐。吝謂其胸懷之鄙劣。如是變明德爲貪穢癡，轉親民爲殺盜姪，至善不存，惡業滋揚，此輩得志，建國尙有望耶？

本章答問，美惡並舉。使人瞭然於何者當尊，何者當屏。建設期中，幹部第一。政治幹部應具備之才識品德，於此已樹立一良好楷模。訓練培養，選拔任用，當知所取法矣。

復本自菩提覺性也。

建國秘要

四四

說有無之過患，所以說非善非惡，以非非無非者，以此俱是說有說無也。是著於外也。無住相法施，此中道等一義也，依此說，用以教人，於此行，作之，於已，

偏於陰）有謗經，直言不用文字，既云不用文字。人亦不合語言。只此語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，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兩字，亦是文字。見人所說，便即謗他，言箸文字。汝等須知，自迷猶可，又訪佛經。不要謗經，罪障無數。若著相於外（偏於陽）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廣立道場，說有無之過患。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見性。但聽依法修行。又莫百物不思，而於道性窒礙。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。但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說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問汝義。問有將無對，問無將有對，問凡以聖對，問聖以凡對，二通相因，生中道義。汝一問一對，餘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設有人問，何名為暗？答云，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則暗，以明顯暗，以暗顯明，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餘問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後傳法，依此轉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

本章發揮心地法門，極是明白。出入即離兩邊，這不是，那不是，逼住你認取自性，自性即是鞦韆架上人也。識得後隨吾應用，無處不是自性所現。青青翠竹，盡是菩提，燦燦黃花，無非般若。也須保護此一段光明，修行無住相法施。外不住相，內不住空，內外齊捨，活潑潑地，鞦韆架上任吾遊戲，豈不快哉。

茲藉鞦韆之進退，以釋貪瞋癡。進有所見，為明。知進而不知退為貪。不知自退，被迫而退，不遂所欲則瞋。退無所知，為暗。其始也知進不知退，則散亂。散亂之極，必疲退而昏沉，謂之癡。故問明而答明為因暗為緣者，其關係如此。故進而着相貪瞋，謂之一念無明。退而着空癡暗，謂之根本無明。所以衆生終日在散亂昏沉中。是二者互為因果，輾轉煩惱，隨業受苦。須知進為明，退為暗，佛法為不明不暗。進為生，退為滅，涅槃則非生非滅。只要在進時，外於相離相。在退時，內於空離空。即是活潑潑地自在人也。

論知行

古今之論知行者，莫不望即知即行，由立德立言以見諸事功。鞅韃大道，已論定以人合天，復其本善。於此再論知行者，建國爲今後決定政策，擇善而行，不可徒尙空言。鞅韃架上人，猶如天秤，可以衡定輕重，不差毫釐。猶如明鏡，可以照見面目，還他本來。知行問題，頗有淆訛，憑此分析，不難立判。昔傳說謂，知之非艱，行之維難。陽明主張，知行合一。中山先生乃倡知難行易。鞅韃擺動，一前一後，卽是一陽一陰。亦卽一外一內。人心之用，外出而內反謂之知（知之定義）。外出未必知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必內反，攝境入心，方有知也。內入而外動謂之行「行之定義」。內入未必行，心未決定，博覽羣籍，多謬往行，但騰口說而已。必外動，志在必行，方有行也。若論鞅韃一前一後自然之象。人心一出一入，亦勢所必至。所以知而後行者有之，行而後知者有之。鞅韃架上人，望人戮力爲善，以宣揚天地自然之化。或縱之前。或引之後，擴充其知，增進其行。始以謀建國之成功。終以進世界於大同。求知之法，外出內反，貴在事事留心，好學近乎智。如哲學，明見形而上之道。如科學，分析形而下之器。或歸納，或演繹，或集前人之見聞，或爲自己所發明，要能辨其條理，知其宗趣。然則何以見其難易耶？窮源竟委則難，識其表面則易。包羅全體則難，識其一端則易。其與行的關係，鞅韃擺動，以中爲準，擺動大則進退皆大。知其大者行其大。擺動小則進退皆小，知其小者行其小。知漸而增，行亦漸而進。知飲食之究竟者，其行則創造飲食。知飲食之足療渴飢者，其行則享用飲食。由知飲食之究竟者，對享用飲食者，說知

允執厥中，在九約之秘，要一陰一陽之道，爲一文一行之道，吾實恥之。最要一刻莫將此道忘却，即將是允執厥中之妙行。

終身由之，總持還在六十存心傳，惟允執厥中之中字

難行易。中山發明三民主義，艱苦萬分。若國人皆信而奉行之，則甚易也。由知飲食之足療渴飢者，對創造飲食者，說知之非難，行之惟艱，國人只大體知得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，而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則難矣。又知者必行，以內入者，勢必外動也。行者必知，足之所及，目必明見也。知行合一者，雖是勉人力行于善，亦知行之本然。故欲實行三民主義，必洞悉其精義，實施之步驟。光大其所已具，發揚其所未備，不可徒以八股獵取功名者而能之也。至於力行之道，內入外動，貴在時時奮勉。力行近乎仁。論語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博文是知。約禮是行。一個約字，乃是力行之要訣。上下古今，凡成功之人，研究其生平，無一不是專注一點，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功夫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論已。如孔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孟子一生，不離仁義。關羽喜春秋。杜預好左傳。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。中山以三民主義救中國。許多仁人義士，節婦孝女，皆終其身守定一句一字以成名。約即惟微。專即惟精。微如地雷復卦，一陽在五陰之下。今日有志之士，如欲救國，應將三民主義藏之內心深處，反覆玩索。務使主義即心，心即主義，融合爲一，方造其極（此之謂蓄勢）。又乾陽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。涵蓄既久，觸機即發。震驚九天，聲名揚溢，成功必矣。所以求知不過方行之準備（陽中陰轉）。蓄勢方是力行之主因（陰中陽復）。內入愈深，外動益烈。積理豐富，見解正確，志氣旺盛，精神飽滿者，必能言能行。事理不明，言論恍惚，頹唐衰朽，奄奄一息，則不足與圖建國大業矣。中國古文化，最高深莫如易經。最偉大切實莫如大學。鞅韃架上人，本易經一陰一陽之道，繼之爲善，成之於性。以從事於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知之者高深，行之者偉大切實。所望國人敬信，萬衆共之，終身由之，成功如操左券。或疑建國事業，經緯百端，需要若干專家，擬訂計劃，製成方案，分門別類，按步實施。何用此空虛理論。不知此最高建國

之，有心境融合
相傳，非過去
中舍，糊籠統
之也。

原則，如人在空，如魚在水，汝向何處避他。守此必成。背此必敗。天地且不違。而况於人乎。猶之建屋者，此之所論，基石之穩定也，棟樑之樹立也。一切計劃方案，則裝修以適居，采繪以飾觀而已。

繡出鴛鴦憑君看（大智）。

願把金針度與人（大慈）。

努力今生須了却（自勉）。

莫似文人多無行（自警）。

讀張蒙九先生「建國祕要」書後

中山先生著建國方略，首重心理建設。大學言修齊治平，基於格致誠正。誠以道在邇不宜求諸遠。事在易不宜求諸難。其要在能近取譬。故曰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。此子思子之所以言道不遠人也。孟子與之所以言道若大路也。

吾國自物質文明之學大倡，談國是者一趨於物質，莫不頭頭是道。惟其頭頭是道，故行之者即各行其是。而失去其重心。稍有識見者，怒焉憂之。復倡所謂精神文明者，以與之對抗。然或空談理論。或故入玄虛。此黨彼派，紛爭不已。不揣道之原，而務道之流，內亂之興也有自，外侮之來也亦有自。念餘載之內戰方休，七八年之抗戰未已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，失其道而已。

道惡乎在乎是。請晰其義。

凡與吾視聽言動隨時接觸者皆物，物莫不有理。（一陰一陽），智者以慧心體之（繼之善，成之性），則理明而道顯。理，即是也。故曰，道在是。但理有多方面，其真理則惟一。然真理所在，（陰陽變和），必有多方面非真者與之相悖而並行（陰陽各偏執其一面），是者固行

因應付其所非
復攔置其所是
已深明執轡大
道者，尙應注意及也。

其所是，而非者亦行其所謂是。是者以非之橫行而阻礙其所是，於是既篤行其所是，而復應付其所非。更往往因應付其所非，復攔置其所是。非者亦擁護其所非，更從而培擊他人之所是，復盡量激揚其所非。在此是是非非之過程中，是者既不能各行其是，非者又極端各行其非。悉是者非者統而各行其非，此大亂之未有已時也。此真理之所以不昌明也。此大道之所以沉淪也。

張子蒙九，幼從學於蜀都廖鳴九先生，專攻經史。因雅好研求身心性命之學，乃精研易理，期於人心其得究竟。既復遊學昆華，從事物質科學，意在旁參互證。旋考送北平清華學校，修業逾二年，因病輟。歸里後，仍潛心易理，頗有所得。欲行其道以救世。病大瘳，乃游學廣東，受業於曲石先生所辦之講武分校。不知者以先生爲投筆從戎，而不知其志在此不在彼也。講武畢業後，於參贊戎機之暇，即研求佛典。曾參密乘於麗江聖露大師，內蒙洞行金剛法師，西康貢噶上師。復從昆明月溪法師遊，究竟金剛之智。以自利利他爲己任。念餘年來，欲以菩薩心腸，行使將相經綸。均有志未逮。然先生並不以此介介，恆謂人曰，名教中海闊天空，無處非樂地也。其曠達有如此。

一日者，先生見小兒輩玩鞦韆架，頓悟人生真諦，發明兩儀哲學。著爲建國祕要一書。其目的在發揮真理，辨別有非，昭示天下之正道。借以消除黨見，而納人類於軌物。其願力之宏偉，識見之超越，足以先賢橫渠公之西銘並垂不朽。而其哲理之發端，乃自一小兒玩具中得之。此真所謂頭頭是道也。本處同人讀先生大著後，覺大有裨於當前國是。不敢祕其卓識，爰墊資刊行，公之於世，知之罪之，付諸公論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，於保山黨政參聯合辦事處，保山縣縣長馬龍孟立人，保山縣黨部書記長雲龍孫樹梅，保山縣參議會議長張笏拜識。

論和戰與統一

和戰與統一。這個問題，在今日的中國，確是重大，確是切要，是每一個人都關心的。一般人大都是純情感的過度的希望和平。由希望而失望，而怨忿。本來八年抗戰的慘痛，不堪回憶。接連着物價高漲，生活壓迫。想到招致苦痛的原因，誰不厭惡戰爭，企盼和平。但欲保持五強之一之地位却不可忽視完成統一之局面。

和平！和平！真是如飢者之於食，渴者之於飲。這個名詞，太美麗了，太可愛了。如何獲致和平，則有國內諸賢達之奔走呼籲，並且勞煩到我們的高鄰馬歇爾將軍，用盡心計，費盡唇舌，到底一場敗興，拂袖而去。所以今天來討論這個問題，須是另有一種看法，莫僅憑感情，必用理智向更深一層去觀察。馬歇爾將軍以世界第一強大國家之特使身份，依據他豐富的經驗，作公正之調處，宜乎手到回春，迎刃而解。爲什麼不會成功呢？我們看他回國時的聲明，給他幾句判語。「他的態度確是公正。但僅能指出國共兩黨之病，未能瞭解兩黨內心之苦。」像馬帥這樣的調人，不遠萬里而來，國共任何一方，必曰，叟其將有以利吾黨乎。如能瞭解其內心痛苦，先寄予同情。則必曰，是真有以利吾黨者也。爾後發言，自必隨時搔着癢處。然後因勢而導入大中至正之道，和平統一，必能實現。中國之利，即美國之利，亦即世界之利。畢竟外國人直道，不懂得中國國情之屈曲，使中華舉國人士無限希望，落了個空。

我今敬向全國人士呼籲，莫失望，莫怨忿。我們平心靜氣的研究研究。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，世界潮流。中國之事實需要，若就情理法勢四個字來衡量，最後決定在個「

勢」字，所謂大勢所趨，勢已至此。中國應依民主集權的政治體制，團結統一，成立以國民黨爲主其他各黨爲輔的聯合政府。已毫無疑義。國民黨是大哥，共產黨是二哥，民盟三哥，民社四哥，青年黨是五弟。社會賢達是叔伯兄弟。國民黨一黨專政，當然行不通。但國民黨這個大哥的地位，可不能不承認呀。他有五十年之革命奮鬥史，有推翻滿清專制，北伐完成統一，驅除日帝國主義之侵略，取消不平等條約諸助績。承繼歷史之文化，融合世界之潮流。主義深入人心，立足已臻穩固。或者以爲政治貪污，民心早已失去。經濟崩潰，民衆行將叛變。不知唐德宗一紙罪己詔，尙能使山東諸將涕泣感奮，效死殺賊。政治偶有缺點，改良不難。經濟危機，戰後常態。總之德義未至全喪，卽生命可以延續。去歲國民大會製訂憲法，民主業已奠基。只要國民黨本身信守不渝，一切和戰，卽有所據。

大哥的身份，原是這樣。德量是寬宏的，態度是嚴肅的，有幾個重要條件，第一救國主義是不能放棄的，第二建國領袖是不能動搖的，第三立國憲法是不能毀滅的。下此一切可以商談。諸位弟弟應勿忘失做弟弟的身份，無妨準情酌理，就法論勢，在此範圍以內談和平，方爲長治久安之和平。否則戰爭何能避免，易云，「陰疑於陽必戰，爲其嫌於無陽也。」此不僅關係一黨之利害，實關係全國之利害，卽是大義所在。國民黨又何必諱言戰爭。國人亦何取乎假和平民主之名，以背議內戰，反對內戰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國民黨內心苦極，不難窺見一斑，馬帥曾一留意及之耶。

共產黨自民國十年以來，曾暫放棄主張，參加國民革命。繼又擁護三民主義，參加抗日。對國家亦誠有所貢獻。乃以臥薪嘗膽臣妾於吳之姿態，於抗戰八年中，因利乘便，養成勢力，今日在中國儼然成爲第二大黨。彼固知打倒國民黨，奪取政權，尙非其時。不過自負自豪，何

甘作無條件之屈伏。其破壞交通，促使對方經濟崩潰。武力擾亂，促使對方國際地位降低，貸款不成，建設無望。以爲和談時之討價還價。自求生存，用心實苦。馬帥亦知之否耶。所以於國府委員名額中，求得有限度之否決權。於地方政權中，求得合法理之立足地。軍隊統編，有相當比額。此亦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者。若這點不予同情，無怪乎他認馬帥爲祖國之調處，不願接受也。

雙方苦衷已明，今宜由民盟民社青年出任調人，從事商談。兄弟們能顧全大局，互尊權益。則以和平手段，政治方式，求統一之實現。可謂盡善盡美。若惟一己之私利是計，不顧對方，不顧國家全體之利益。自絕於衆，則衆共棄之。不妨堂堂正正，聲罪致討。此種以武力求統一之政策，全國人士，應該涕泣相告，大義滅親，誠不獲已。務須忍耐最後五分鐘之痛苦，以達到目的。同胞們！自求多福，大家起來，共同努力吧。如是開誠相見。則和有所據，戰有所憑。在作戰方面，和談原無損於士氣，如和談不成，即大有助於同仇敵愾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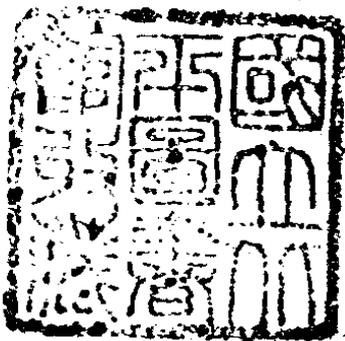
末了對主輔二字，須加解釋。我們所一致希望的，是和平統一。易有陰陽，兩性原是相反的。相反而各走極端。則成天地不交之否卦。倘相反相成，則地天交泰。泰爲春正之卦，以陽爲主。乾陽爲君，衆作家長之大哥，在下而爲主。坤陰爲衆，衆同室之衆弟，在上而爲輔，大哥乾性剛健，能自下以尊崇衆弟。衆弟坤性虛順，雖在上而信賴大哥。此泰卦陰陽相交之象，正是和平統一國民黨主政以大事小委屈求全之象。至此全國人士，應時時深省，刻刻警覺。各黨聯合，美則美矣。但無主則亂，主而不當則傾。治亂闕頭，明智者幸自擇之。

按近代西歐商業文化，在利的觀點上，有資本主義之心爲物役，即有共產主義之唯物史觀。兩者相因而生，資本主義存在一天，共產主義即跟之有一天之存在。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

，即扶持農工，容納共黨。在互助原則下，兩黨亦相因而同時發展。今若由壞的方面看去，共產黨實爲附骨之疽，已成不治之症。在不治之時，肯採用本書相反相成之藥，以心爲主，以義爲主，補偏救敝，俾歸中正。或者可望起死回生乎。

中華民國卅一年六月廿五日

贈送



0

112318

112318